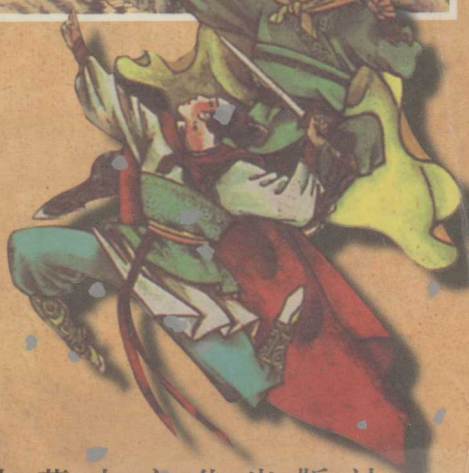


碧目幽灵

「台湾」陈青云 著

上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I247.5
C73
1

陈青云作品集

碧目幽灵



4229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(台湾) 陈青云 著

(内蒙古) 新登字 004 号

陈青云作品集
碧目幽灵

著 者 陈青云

责任编辑 文 奇
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新乡市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27 印张

字 数 680 千字

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 1—5000 册

ISBN 7-80506-506-3/I·188

定 价 53.80 元 (全三册)

内 容 简 介

满誉江湖的乐乐山庄，珍藏着一部罕世绝学的《无敌剑谱》。众武林人物各相得共谱，各施诡计，引诱昔日文雅、纤细的碑女，并与她们宣淫。由此引起一桩桩离奇艳史，一段段的奸情错杀。乐乐山庄陷入一片困惑之中。也使江湖上称得上正义文士的乐乐山庄庄主背上“叔嫂通奸”的骂名，在江湖上引起轩然大波。使无数侠客也为此相互残杀，结下恩恩怨怨。

本故事曲折、惊心动魄，扣人心弦。一但读起，定使君爱不释手。

一辆马车，在肃杀的秋风中驰向桂林。

赵永年舒服地半倚在大车中。

朝风作，一日止；暮风作，七日止，夜半风作，十日不已，这是说桂林终年常有大风。赵永年的伤势，已经复元得差不多了。

距离桂林愈近，他的心情也愈显沉重。

任小曼温柔地坐在他的身畔照顾他，在车厢的一角，有一双食盒儿，此刻，她正拿着一小盒蜜饯，用纤纤十指送到赵永年的嘴里。

赵永年嚼着蜜饯，感激的轻轻瞟了任小曼一眼，喜悦的笑着说道：“这几天我好像成了皇帝。”

任小曼甜甜一笑，含情脉脉的瞅着赵永年说道：“你是皇帝，我像什么呢？”

赵永年微微一怔，没有吭气儿。

赵永年不是木头，在小曼话中有话，他不是听不懂，但却难以回答，可是他不能不回答。

赵永年沉默片刻，笑了笑说道：“如果我是皇帝，而你

任小曼痴迷的瞅着赵永年追问道：“而我是什么……”

赵永年加重语气笑着说道：“而你却是皇帝的灵魂……”

任小曼笑了，妖媚的脸上浮起一抹欢欣喜悦的光彩，妖媚的瞅着赵永年笑着说道；我对你——真的有那么重要？”

“当然喽！”赵永年默默瞅着任小曼，轻抚着她的秀发，良久，始继续说道：“这几天，我都在静食，睡的时候比醒的时候多，如果不是你细心看着我，我那能睡得那么安稳，恢复得那么快，所以我说，你就像是我的灵魂一样，我人虽然在睡，可是我的心神仍醒着……”

赵永年忘情的瞅着任小曼，脸上充满满足喜悦的笑容。

然而——

任小曼刚刚浮起的欢欣喜悦笑容，却突然黯淡了下来，轻轻一叹，说道：“唉！我——我在你心目中……原来只是一个看病的……”

赵永年右手食指轻轻按在任小曼的朱唇上，不让她在说下去，忙加以解释说道：

“小曼，你错了……”

任小曼微微一怔，不解的瞅着赵永年说道：

“我……我错了……”

赵永年轻轻一叹，暗暗忖道：“女人就是女人，凡事儿总喜欢追根究底儿，可是此时此地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哪儿还有心情来谈情说爱，跟她解释呢……”

一念至此。

赵永年忙用一种极为诚恳的口气，对任小曼说道：

“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小曼，我有千言万语，但是个在却无法告诉你……”

任小曼一声长叹，黯然神伤的的说道：“唉！你不说也知道，你——你是不是因为林桂珠……”

赵永年斩钉截铁的的说道：“不是?! 那……”

任小曼脸上疑云一片，始说道：“不是?! 那……”

赵永年轻轻指了指马车后面，正容说道：“你有没有注意到后面那个骑着驴子的家伙？”

任小漫将车帘儿掀开缝儿凑上去向外面看了看。

只见——

那个家伙头上戴着一顶竹笠，始终半遮着脑面，骑着一头黑灰色小毛驴儿，穿着一件黑色长布褂子，拉着缰绳的那双手漆黑枯瘦，简直像是鬼爪子。

说他像乡下壮稼人吧，可又带着几分邪气儿，说他是江湖人吧！却又带着几分土气！

任小漫对于赵永年的话，似乎一点儿都不感到惊讶！

任小漫放下车帘儿，回头瞅着赵永年笑道：“我眼睛不瞎，耳朵不聋，早就注意到这个家伙了，我虽然未曾踏入江湖一步，但在飞来发赌场进出的人，多半是牛鬼蛇神，我爹也不时提醒我，所以，这种把戏还满不过我……”

赵永年微微一怔，不大相信的瞅着任小漫说道：“可是——我看你似乎并没有警觉到……”

任小漫轻轻白了赵永年一眼，娇嗔嗔的轻轻笑道：“警觉在我心里，怎么？难道非得横眉竖眼，大声嚷嚷不成？现大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要你多吃多睡，快把伤养好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否则……”

赵永年伸手握信任小漫的柔黄，欣慰的笑着说道：“小漫，你——你的确长大了，也成熟了……”

任小漫嘴先一嘟，娇嗔嗔的说道：“我不早就告诉过你了嘛？过了年我就十八岁啦！哼！只有你——老是把人家当成小孩子……”

赵永年有吭声儿，忽然轻轻叹了口气。

任小曼凝视着赵永年，小嘴儿撇了撇，似笑非笑的说道：“怪事儿?! 好好儿的叹那一门子气嘛?” 赵永年真心赞佩的对任小曼说道：“瞧你这份儿镇定劲儿，倒还真是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小曼，只怕今儿几个晚上咱们要睡不安稳了唆!”

任小曼若无其事的轻轻笑道：“现在是大白天儿，晚上的事儿到了晚上再说……”

赵永年颇为心折的哈哈笑道：“到晚上恐怕就要鸡犬不宁唆! 对了、小曼，咱们何不现在就摸摸他的底。”任小曼似乎不表同意，她只想早一点儿赶到桂林，安全抵达乐乐山庄，尽量避免节外生枝。

可是，赵永年总觉得眼前情形不大对劲儿。

一念至此。

赵永年不管任小曼是否同意，一掀车帘儿，指着那个骑驴的家伙大声喝道：“喂! 朋友，你上那儿去啊!”

赵永年的话就像是吹出去的风，而那个头戴竹笠，骑着小毛驴儿的黑衣人，仿佛是个聋子似的，居然一点反应也没有。不!

他一带缰绳，喝声中，只见那一头小毛驴儿，意擦着马车而过，抢先而行。

任小曼冲赵永年一挤眼儿，噗哧一声，笑了起来，接着说道：“人家相应不理，你呀就别自付没趣了!”

赵永年怔了一怔，自我解嘲的笑道：“这样也好，省得在这儿碍眼。”

话声甫落。

蓦地——

一声马嘶。

接着——

马车一阵巨烈颠簸抖动，差一点儿没把赵永年和任小曼给弹了出去。

就听——

驾车的车把式失声惊呼道：“不好了！这畜牲疯了……”

赵永年和任小曼心知有异，相互看了一眼，不约而同的双手轻轻一按车旁，呼的一声两人已弹了出去，飘落在道旁。

赵永年和任小曼身形刚一落地，就听“轰，的一声大震，只见那匹拉车的健马，业已口吐白沫，踏地不起。

车把式忙跳下车辕，哭丧着脸，关心忙着检验那匹健马。

时过晌午，道上的行旅虽然不多，却已三三两两的围拢过来瞧热闹。

赵永年略一沉吟，瞅着那个卒把人说道，“老丈，你这老伙计怎么突然发病死了呢？是不是早上喂料，吃了什么东西……”

车把式差一点儿没哭出来，说道：“早上是我亲自上的料，怎么可能出岔子呢？如今断了气儿，唉！恐怕不能再送二位到地头了……”

赵永年忙安慰他说道：“我们倒不关紧要，不过，这牲口一路上好好儿的，怎会突然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赵永年眼睛突然闪过一抹异样神采，迫不及待的对车把式说道：“刚才有个人骑着小毛驴儿过去。你有没有看到他……”

车把式略一思忖摇头说道：“没有啊！对了，我想起来了——那个人和马车擦身而过的那一瞬间，我好像看见他甩了甩衣袖，难道……”

任小曼神色突变，忙蹲下身去，伸手拨开死马眼睛，仔细观察了一会儿，然后直起身来，恨声说道：“哼！果然不出我所料——中了毒！”

车夫茫然不安的说道：“牲畜没吃什么东西，怎会突然中毒呢？这似乎不可能，姑娘你没弄错吧……”

这一路上赵永年和这个车把式已经建立起感情，一时之间，不知道拿什么话来安慰他才好，顺口说道：“老丈，这你就不懂了，下毒并不一定要在食物中动手脚，高明的人信手一挥，就可以要人的命……”

车把式哭丧着脸说道：“赵壮士，你是否看得出是会有什么毒？”

赵永年摇摇头没有说话。

任小曼双眉轻波，缓缓说道：“关于用毒的知认，我在我爹那儿倒听过一些，这马儿现在边眼珠子都变成绿色，我从来还没有听过这种毒哪……”

赵永年听得心头一震，放眼望去，那里还有骑小毛驴的那个家伙？

一中毒之后，眼珠子会变成绿色？莫非是传说中的“毒王”金大鹏“毒经”中的“碧蟾之毒”。

如果碧蟾之毒，那么刚刚才骑驴的那个家伙，一定就是“毒门”中人了。

赵永年愈想愈觉蜡寒，于是，他一言不发的掏出二十两银子，交给了那个车把式，然后示意任小曼赶路。

在车把式千恩万谢声中，赵永年慢步上路，任小曼瞅着赵永年沉重的脸色，不安的说道：“赵大哥，你好像发现了什么？”

赵永年轻轻一叹说道：“我还不肯确定，不过，从现在起，咱们两绝对不能吃任何东西！”

任小曼差一点儿役跳了起来，大喊大叫说道：“不吃东西，哼！我看到不桂林，咱们俩就得饿死……”

赵永年苦笑着说道：“不吃当然会饿死！我的意思是说，任何食物，都一定要仔细检查过，认为没有问题之后才能吃，傻丫头，我又没说……”

任小曼总算松了口气儿，不敢相信的瞅着赵永年说道：“那个施毒的人——真有这么厉害呀……”

赵永年一本正经的告诉任小曼说道：“凡事小心防范总是好的，一个疏忽大意，说不定就象那匹健马一样，会摸阎王爷的鼻子……”

任小曼伸了伸舌头，眼珠子瞪得老大的说道：“有这么严重啊？赵大哥——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是什么毒了……”

赵永年点了点头，便把他所想的告诉了任小曼。

这一来，可引起了任小曼的好奇心，急忙问道：“赵大哥，‘毒王’金大鹏是谁呀？‘毒门’是个什么东西？‘碧蜡之毒’又是什么呢？”

任小曼问得又急又快，就象连珠炮似的，一时之间，赵永年不知道如何回答她才好，因为，这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解释清楚，这要回溯到一甲子前。

于是，他含糊的说道：“我们现在赶路要紧，等住了下来我再慢慢儿的告诉你。”

任小曼不依的说道：“我不要，反正旅途寂寞，赵大哥，你快说嘛！”

赵永年拗不过她，只好一边赶路，一边讲述给任小曼听。

一
一

夕阳西下。

古道苍茫——

黄土高原，被深秋的晚风吹得几乎变成一片混沌。

如果眼力不是特别敏锐，甚至于很难看清楚对面走动的人影。

风卷沙飞，阵阵呼啸而过。

这一切，使人不由兴起一种凄凉和肃杀之意。

尤其是，当黑夜来临的时候，这种凄凉和肃杀的感觉，也随着这夜色而越发郁起来，使人情不自禁的想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；

然而——

隐隐约约传来一种极为奇特的声音，那是什么声音？实在很难分辨得出来。

因为只能在一阵风过后，而另一阵风尚未括过来到的那一瞬间，才隐隐约约可以听到那极为短暂，而又轻微奇特的声音。

接着——

可以看到地平线上有一条蠕蠕而动的影子，当然，在这种眼况下，谁也无法分辨那是人影？抑或是野兽和鬼魅……。

风声渐渐小了下来，那隐隐约约的奇特声音，也渐清晰起来。

那是人的呻吟声，由此可见，那地平线上蠕动的影子不是野兽和鬼魅，而是个大活人，怪事儿？既然是人，他为什么不站起来走路？而在地上爬行呢？

难道他受了伤？抑或他生了病？

还有——

他是谁呢？从何而来？怎么会变成这副德性呢？！

这些问题，一时之间，很难得到答案，根本没有人看到他，自然也不会有人来思索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了。

只见——

他极为困难的挣扎着爬得了一会，呼吸重浊而短促无论他是受了伤，抑或是生了病，反正情况非常严重。

严重的程度，已经到了使他将要永远离人世，虽然这个世界，对他未必值得留恋牵挂。

此刻，如果有任何一个人经过，看见他此时的情形，都会惊讶得叫出声来，都会不顾一切的来帮助他。

可是，此刻又有谁会看到他？帮助他呢？

提起此人，在江湖武林中却大大有名，道上的朋友，只要一提起小孟当李铿来，不管认与不认，都会竖起大拇指，称赞一声：“好男儿！”

他仗剑江湖，除暴安良，行侠扶弱，管尽人间不平，可是谁也没有想到，他会落得这般下场。

人世间锦上添花者有之，雪中送炭者却少之又少，像李铿这种善心人，处于危难之时，身边居然没有半个人？！当然，也许是人们见他身处险境，为了自保，弃他而去也说不定。

这时——

风越发大了起来。

而李铿觉得伤势也越来越严重，甚至于连爬都爬不动了。

然而他却不肯放弃求生的希望，仍在拼命的挣扎着。

他并不怕死，可是他不能死，因为他还有心原未了，十多年来他朝思暮想事儿，仍未做到，他不能含恨而终。

总会遇到一两个过路的人吧？

一念至此

生存的意念，油然而生。

最使他感到难过的是，直到现在，他还不知道是受了什么人的暗算？

他生性平和，生平从不和人结怨，因为，他深切了解，仇之一字，在人心中所造成的巨大伤痛。

武林中多少事端，有那一件不是为了这个‘仇’字儿所引起的。

这是他亲身所体验到的。

小孟当李铿出身武林世家，昔日他父亲‘虬面孟当’李恒夫，便以‘侠义’二字而名闻天下，那知道却为着一件极小的事故，仍被仇家所害。

那时李铿还小，但是这血海深仇，却已经深深的在他心中生了根。

这血海深仇使他吃尽了千辛万苦，日以继夜的去练武，艺成之后——他餐风宿露，天涯海角，寻找他父仇人的踪迹。

这种亲身体验到的事，使得他再也不顾多结怨仇。

也造成了他在江湖上慷慨好义的名声。

然而，他此刻又是受了谁的暗算呢？这个人难道跟他有仇？

这使他不思不得其解。

现在——

他除了浑身麻木之外，更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痛苦，渐由四肢百骸，侵入脑部。就在他将要失去知觉的这一瞬间，他仿佛突然听到地底的下面有人说话的声音。

他猛的一惊，暗暗忖道：“莫非我已经死了？”

但是，很快他就否定了自己这种想法，因为，地下面说话的声音越来越清楚，中间还夹着一阵咳嗽的声音。

李铿心绪倏乱，虽然 he 知道自己还没有死，但亦不久于人世了。

片刻——

他终于完全失去了知觉，人语、咳嗽、风声，他都听不到了。

不错——

他最后听到的说话声、咳嗽声，的确是来自地层下面，当然他更不会想到，在他停身之处的下面，还有人住着。

西北的泥土，有一种特强的粘性，因而当地人，就利用这种泥土的特性，凿穴而居，这就是所谓的——窑洞。

而李铿停身之处，是在一个高坡坡上，在这个高坡坡下面，就有几户人家的窑洞，这种情形，除了西北之外，可以说是少之又少，也难怪李铿以为自己业已身入黄泉了哪！

当李铿再回复知觉的时候，他仍不相信自己业已由黄泉路上，又回到人世间来。

因为他放眼望去，四周都是黄泥土壁，此外，便一无所有，就像是一座巨大墙墓似的。

他微微呻吟了片刻，神智已略为清醒，身上那种麻痺的

感觉仍在，但已不如先前那么剧烈了。

他不禁疑闷止生，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？遇了什么事儿？

他得直江湖这么多年，这种怪事儿还是第一次遇到。

李铿是第一次来西北，因为他听到一些风声，那就是他唯一的仇人——杀他父亲的凶手金手神判周洽，已经逃到了西北边塞，当地人凿穴而居的习性，他当然也就更不会知道了。

现在，他置身于窑洞之内，自然是难免惊愕不已了。

李铿正自惊愕之际，蓦地，眼前一花，身前不远之处，已经多了一个人。

这个人来得非常突兀，竟像是从上壁中钻出来似的。此情此景，再加上这个怪异人物，李铿胆子再大，也不免被他吓了一大跳。

他又那里知道，西北的这种窑洞，根本没有门和窗户，只不过在入口处多了一重转折而已。

再加上那个人出现得太快，使人看起来好像是从墙壁缝儿里钻出来似的。

那个人好像在强自伪装着硬朗，但是他脸上的波纹和佝偻的身形，都无法掩饰岁月所带给他的苍老；

只有他的一双眼睛，却仍炯炯发分匿人的光彩，毫无胡暗昏黄之色。

所以，当人们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，他所带给人的，是一种既不相称，又不协调的感觉。

试想，一个有着暮年人的身躯和面貌，却单单生着一双比年轻人更锐利的眼睛，这在人的心目中，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印象和感觉呢？

李铿在努力收摄自己的神智。

他知道，此时此刻，他必须面对一个极为奇特的遇合，只是他自己却无法推测，这种遇合是福？抑或是祸罢了。四周寂静如死。

除了窑沿外面的风声，再也没有其它的志音。

那个老人用一种极为奇特的目光默默望着李铿，他的脸上、眼睛里，像是对这个被他冒着狂风救回来的年轻人，似乎有着些许，愧疚、恐懼、和不安。

他的这些表情，虽然一闪即逝，如果不注意，实在很难发现，但是却逃不过李铿那双利如刀锋的眼睛。

他为什么会这样？谁也无法解他此时的情感。

李铿想不通，猜不透，他有些迷惘。

原来——

那个老人以前做错过一件事儿，为了这件事儿，他离开了他生长地方，抛妻弃子，他隐姓埋名，来到这个荒凉而凄冷的地方。

年华似水，他在这儿一躲，就是二十多年，而他也从壮年步入了垂暮之年。

今儿个，他很偶然的，他发现了这个垂危的年轻人。

更偶然的，是他不但能看出这个年轻人所受的是什么毒？而且更懂得如何去救治他。

这不能不说是李铿的运气，须知天下之大，除了施毒的人之外，能解开此巨毒的人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的确可以说得上是少之双少了。

而这个寂寞，孤苦的乡巴什么儿，怎么能够为他解开这种无人能治的巨毒呢？